模式——头一年获得奈良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导演将获得我的支持拍摄一部新片。拍摄的新片将在第二年奈良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如此周期已经循环了很多次。”她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带领这些亚洲新人走向世界。

“奈良国际电影节不仅是评价电影的场所，更是一个创作电影的舞台。这也是身为导演更容易做到的电影节模式。奈良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美丽古都，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讲是比东京差的。很多年轻人从经济的角度衡量自己的故乡奈良，可能会有一种自卑感，觉得我怎么待在这样的地方，我又能干一些什么。但是奈良美丽，奈良有历史，这些都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我希望能够通过奈良电影节让聚集在这里的年轻人发现奈良的美，发现自己故乡的美丽。”

拉夫·迪亚兹：想同疫情战斗吗？那就去拍电影吧！

疫情期间的生活：拍了两部电影，一长一短，筋疲力尽。尽可能让自己保持安全，也小心防止自己过度忧虑。

菲律宾独立导演拉夫·迪亚兹曾凭借《离开的女人》获得第7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今年已经61岁的他，自称“健康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尽可能让自己保持安全，也小心地防止自己过度忧虑”，“因为我看到有人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偏执多疑的状态。恐惧有着如此压倒性的力量，会令人感到麻痹，继而丧失战斗意志或前进的动力。实际上我在新冠流行期间已经拍了两部电影，一部长片、一部短片。就在7月27日，我刚刚结束长片的拍摄，拍摄期间天气潮湿得让人无法忍受，大家都被折磨得筋疲力尽”。

电影人永远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让他的电影成为与时代关联的作品。**

特立独行的迪亚兹不用社交媒体，甚至连手机都没有。上影节原定的云端连线于是改为一部“非正式的影像论文”，迪亚兹幽默地说：“希望大家保持耐心，不妨把问答视频当成一部糟糕的无声电影。”

这部“糟糕的无声电影”一上来，迪亚兹就痛陈：“让疫情见鬼去吧！电影人会继续拍电影。想同疫情战斗吗？那就去拍电影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事实上，人们对电影的需求变得更迫切，而电影人永远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让他的电影成为与时代关联的作品。”

电影一直在迪亚兹的血脉中流淌。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影院里度过。“我生活在两种现实之中——一个是菲律宾的偏远地区，我在那里目睹了悲惨的苦难和贫穷；一个是电影，让我沉浸在其中五彩斑斓的世界。当电影召唤我时，它便自然地将这些不同的世界融合成了一体。”

在他看来，拍电影是一项令人心力交瘁的工作，但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解脱。“拍电影就像演奏一种乐器；你需要日复一日地练习和挣扎。你在创造出一种关系，一门语言，一种文化。拍电影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虽然我现在依然不了解人生，但拍电影让我得以不断认识它。”

一个图像，一个声音，甚至一种气味都能够激发迪亚兹的创意、叙事，成为触发记忆的通道。“当灵感到来时，我会努力挖掘它，即使只是在脑海中反反复复地演练它。我需要让自己沉浸其中。任何一个想法都具有被创作成一部电影、一个艺术装置、一首歌或一首诗的价值。你得在它身上花功夫，深入挖掘、追寻它，并阐释它。你需要非常执着，要不断推进并坚持下去，一直到某个时刻，你所有的思路迸发出来，千头万绪化为具象之物。”

他拍电影的方式被称为“有机拍片法”。所谓“有机”，“就是拥抱流动和变动，是愿意在创意过程中被线索和思绪所牵引，而不受制于制片厂或电影行业体系长期实践、施加和规定的传统、教条、束缚以及自己感知的局限。这意味着要承担风险，开辟未知领域。我的

下图：迪亚兹。